

陈子善 著

清影集

岳麓书社

清影集

陈子善 岳麓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清影集 / 陈子善 著. -- 长沙 : 岳麓书社,
2014.1

ISBN 978-7-80761-857-7

I . ①清… II . ①陈… III .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
文学研究—文集 IV . ① I20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91331 号

清影集

陈子善 著

责任编辑 杨云辉

美术编辑 吴光前

责任印制 王瑞松

出版发行 岳麓书社

(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邮政编码 410006)

(网址: <http://www.yueluhistory.com>)

印 刷 北京昊天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5.875

字 数 95 千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61-857-7

定 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新发现的胡适《尝试集》第二编初稿本自序	1
林语堂与胡适日记中的平社	8
郁达夫致王映霞的一通情书	40
更明晰的，是他自己简洁的注释	
——《周作人致松枝茂夫手札》读后	48
从张爱玲集外文《寄读者》说起	59
倪貽德的《艺苑交游记》	67
叶灵凤的《书淫艳异录》	73
叶灵凤的《霜红室随笔》	83
关于熊式一《天桥》的断想	88
《作家笔会》作者真名考	98
顾毓琇先生的海外来鸿	108
“唐弢兄嘱题”	113
唐弢先生关于《〈申报·自由谈〉杂文选》的通信	121
黄裳、黄宗江合作的历史剧《南国梦》	137
黄裳先生与《还乡日记》	145

新文学旧书三十年	153
作家与贺卡的往事	164
葛岭之忆	170
琐忆辛笛先生	174
陈之藩先生的集外小文	179
跋	184

新发现的胡适《尝试集》第二编初稿本自序

二〇〇九年秋季，胡适的新诗集，也是中国新诗运动的开山之作《尝试集》第二编初稿本惊现杭州西泠印社拍卖会。这是近年来首次出现如此集中又相对完整的不为人知的胡适诗稿，是胡适作品版本研究上的一个重要发现。

这部《尝试集》第二编初稿本为毛边纸合订本，共计五十八页，胡适墨笔所书，又有多处红笔修改补充，编订于一九一八年六月。而《尝试集》一九二〇年三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初版，换言之，该稿本是《尝试集》初版本所收第二编的初稿本。由此也可见，早在《尝试集》问世二年前，胡适就已着手编选这部被文学史家认定为划时代的新诗集了。

把这部《尝试集》第二编初稿本与《尝试

集》初版本里的第二编作一比较，是很有意思的。初稿本共收《一念》《鸽子》《人力车夫》《十二月五夜月》《老鸦》《三溪路上大雪里一个红叶》《新婚杂诗（五首）》《老洛伯》《四月二十五夜》《看花》《你莫忘记》《如梦令》《十二月一日奔丧到家》《关不住了！》《希望》十五题十九首诗，其中《老洛伯》《希望》两首是英文译诗并附原文铅印三页，另有《生查子》《丁巳除夕》《戏孟和》三首已分别用黑笔或红笔圈去。到了《尝试集》初版本第二编，抽出其中的《十二月五夜月》一首，补入《应该》《送叔永回四川》《一颗星儿》《威权》等十一首诗。《尝试集》一九二〇年九月再版本的第二编，又补入《示威？》《纪梦》等六首诗。《尝试集》的定本是一九二二年十月出版的“增订四版”。把增订四版本第二编与初稿本比较，就增删更大，差别更大。因此，这部第二编初稿本对探讨《尝试集》从手稿开始的版本变迁的价值是不容置疑的。

更令人欣喜的是，《尝试集》第二编初稿本前有胡适本人的一篇自序（以下简称《初稿本

自序》)，这是海内外胡适研究界以前不知道的。《尝试集》初版本中，第一编有序，附录的《去国集》也有序，唯独第二编无序。《初稿本自序》的发现，说明《尝试集》第二编原来也是有序的！现把这篇序照录如下：

我初到纽约时，看见那些方块形的房子，觉得没有诗料可寻。不料后来居然做了许多诗。《尝试集》的第一编，除了一首《百字令》，两首《如梦令》之外，全部是在纽约做的。自从我去年秋间来北京，——尘土的北京，齷齪的北京，——居然也会做了一些诗。我仔细想来，这都是朋友的益处。纽约的诗，是叔永、杏佛、经农、颢庄、衡哲五个人的功，北京的诗是尹默、玄同、半农三个人的影响。有人说过，思想与文学都是社会的出产物，这话真不错。西洋人着书往往把他的书“贡献”（Dedicate）给他所最敬爱的亲人师友。我若真个仿行此俗，一定把《尝试集》的第一编贡献给叔永们五个人，——只怕有人不肯受这种旁行小道的贡献！——一定把第二集贡献给尹默们三个人，我想这三位或者不至于不肯受这种贡献了。

这一编与第一编不同之处全在诗体更自由了。这个诗体自由的趋向，我曾叫他做“诗体的释放”(Emancipation of the poetic form)。诗体有四个部分：一是用的字，二是用的文法，三是句子的长短，四是音节。(音节包“韵”与“音调”等等。)音节是释放与未释放的诗体都该有的。如“关门闭之掩柴扉”，以音节论，有什么毛病可指摘？姑且不论。我的第一编只做的第一、第二两层的一部分。只因为不曾做到第三步的释放，故不能不省时夹用文言的字与文言的文法。后来因玄同指出我的白话诗里许多不白话的所在，我方才觉得要做到第一第二两层，非从第三层下手不可。所以这一编的诗差不多全是长短不齐的句子。这是我自己的诗体大释放。自经这一步的释放，诗体更自由了，达意表情也就能更曲折如意了。如《老鸦》一首，若非诗体释放，决不能做这种诗。若把《老洛伯》一篇比《去国集》里的《哀希腊》十六章，那更不用说了。

这种诗体的释放，依我看来，正合中国文学史上的自然趋势。诗变为词，词变为曲，只

不过是这三层（字，文法，句的长短）的释放。词是长短句了，但还有一定的字数和平仄。曲的长短句中，可加衬字，又平仄更可通融了，但还有曲牌和套数的限制。我们现在的诗体大释放，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统统推翻：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要怎么说，就怎么说。诗的内容，我不配自己下批评，但单就形式上，诗体上，看来，这也可算得进一步了。

民国七年六月七夜，胡适。

这篇《初稿本自序》是否全文？开头部分似有缺失，待考。

有意思的是，在耿云志主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一九九四年黄山书社初版）第十一册中，也收有一篇《〈尝试集〉第二编自序》。这篇《自序》仅二段文字，经仔细核对，二段内容与《初稿本自序》的第二、三段完全一致。换言之，这篇《自序》缺了《初稿本自序》的第一段，也许是《初稿本自序》的第二稿。而且从笔迹判断，这篇《自序》是他人的抄本，并非出自胡适本人手笔。为何后来《尝试集》正式出版时，第二编《初稿本自序》和抄本的

《自序》都弃之未用，也待考。不过，这两篇自序中关于“诗体大释放”的一些意见，经过修改充实后，已经写入《尝试集》初版本的自序中了。

尽管如此，《〈尝试集〉第二编初稿本自序》仍应引起重视。胡适在序中回顾了自己当时在纽约和北京尝试创作新诗的经历，以及他所先后得到的任鸿隽（叔永）、陈衡哲、杨杏佛、朱经农、沈尹默、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鼓励和支持（覲庄即梅光迪。他后来对胡适的白话新诗不以为然，所以胡适在序中说拟把《尝试集》第一编贡献给“叔永们五个人——，只怕有人不肯接受这种旁行小道的贡献”，“有人”当指梅光迪）。此序初步阐释了胡适的“诗体大释放”观点，简要论述了中国诗歌从诗变为词、词变为曲、曲再变为白话诗的过程，并且探讨新诗创作“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统统推翻”如何成为可能，对研究胡适新诗观的形成、对研究早期中国新诗都有不容忽视的参考价值。

今年十二月十七日是胡适诞辰一百二十周

年，就以这篇小文作为对这位“但开风气不为师”的中国新诗倡导者的纪念。

原载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八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林语堂与胡适日记中的平社

本文探讨林语堂与胡适主持的一九三〇年间上海平社的关系，从林语堂日记和胡适日记互文的角度切入，所依据的文本是已经公开的胡适一九二九至三〇年日记⁽¹⁾和尚未公开的林语堂一九二九至三〇年日记⁽²⁾，力求在现有史料的基础上还原这个鲜为人知的一九三〇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社团的活动。

《平论》的天折

进入讨论之前，必须先简要评介平社的前身——《平论》。关于《平论》，就笔者所见，仅智效民先生作过初步研讨⁽³⁾。一九二九年三月十日出版的《新月》第二卷第一号《编辑后言》首先披露“新月”同人拟在文学性的《新月》杂志之外，再创办一个思想性甚至政治性的刊

物《平论》。这篇《编辑后言》应是徐志摩执笔的⁽⁴⁾，文中说：

我们是不会使用传声喇叭的，也不会相机占得一个便利于呐喊的地位，更没有适宜于呐喊的天赋佳嗓；这里只是站立在时代的低洼里的几个多少不合时宜的书生。他们的声音，即使偶尔听得到，正如他们的思想，决不是惊人的一道，无非是几句平正的话表示一个平正的观点，再没有别的——。因此为便于发表我们偶尔想说的“平”话，我们几个朋友决定在这月刊外（这是专载长篇创作与论着的）提另出一周刊或旬刊取名《平论》（由平论社刊行），不久即可与读者们相见。

这篇《编辑后言》之所以值得注意，不仅在于它预告平论社即将创刊《平论》，也明确解释了后来的平社之所以命名为平社的由来。

到了一九二九年三月廿三日，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张禹九四位“新月”同仁也应是平论社的成员访问胡适，进一步商讨《平论》出版事，请胡适“担任《平论》周刊的总编辑”，胡适“再三推辞”未果，就设想“四月一日出

第一期，大家都做点文章”⁽⁵⁾。

两天之后的三月廿五日，胡适日记记云：

作《平论》周刊的发刊词，只有一千六七百字。

《平论》是我们几个朋友想办的一个刊物。去年就想办此报，延搁到于今。

《平论》的人员是志摩、梁实秋、罗隆基（努生）、叶公超、丁西林。

本想叫罗努生做总编辑，前两天他们来逼我任此事。此事大不易，人才太少；我虽做了发刊辞，心却不很热。⁽⁶⁾

又过了四天，也即三月廿九日，胡适日记说到《平论》时又记云：

前几天，我做了一篇发刊宣言。

今天大家会齐了，稿子都有一点，但斤两似不很重。大家的意思还是主张要办一个报，并且要即日出版。今天的决定是四月十日出第一期。

我对于此事，终于有点狐疑。志摩说：“我们责无旁贷，我们总算有点脑子，肯去想想。”我说：“我们这几个人怕也不见得能有工夫替国

家大问题想想罢？志摩你一天能有多少工夫想想？实秋、努生都要教书，有多大工夫想？我自己工夫虽多，怕也没心绪去想政治问题。所以那班党国要人固然没工夫想，我们自己也不见得有的工夫罢？”⁽⁷⁾

根据胡适这段日记可知，《平论》第一期组稿并不顺利，稿子虽有一点，“但斤两似不很重”。《平论》是办成杂志的“周刊”、“旬刊”还是“一个报”，也未最后确定。于是，计划再延后十天即“四月十日出第一期”。谁知这一延期就遥遥无期了，《平论》就此夭折。

《平论》没有出成，胡适为《平论》所写的发刊宣言因此也未能公开发表，幸而手稿保存下来了，这就是《我们要我们的自由》一文⁽⁸⁾。此文不仅申明了《平论》的办刊宗旨，也进一步揭示了紧接着创办的平社的活动宗旨：

我们现在创办这个刊物，也只因为我们骨头烧成灰毕竟都是中国人，在这个国家吃紧的关头，心里有点不忍，所以想尽一点力。我们的能力是很微弱的，我们要说的话也许是有错误的，但我们这一点不忍的心也许可以得着国

人的同情和谅解。……

我们是爱自由的人，我们要我们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我们不用说，这几种自由是一国学术思想进步的必要条件，也是一国社会政治改善的必要条件。

我们现在要说，我们深深感觉国家前途的危险，所以不忍放弃我们的思想言论的自由。·

……

我们办这个刊物的目的便是以负责任的人对社会国家的问题说负责任的话。我们用自己的真姓名发表自己良心上要说的话。⁽⁹⁾

《平论》未能问世，一九二九年四月十日《新月》第二卷第二号的《编辑后言》专门为此向读者作了交代：

上期预告的《平论周刊》一时仍不能出版。这消息或许要使少数盼望它的朋友们失望，正如我们自己也感到怅惘。但此后的《新月》月刊，在《平论》未出时，想在思想及批评方面多发表一些文字，多少可见我们少数抱残守阙人的见解。我们欢迎讨论的来件（我们本有